

马雨农 王武著



林巧稚傳

光明日报出版社

林 巧 稚 传

马雨农 王 武 著

007/15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22751



光明日报出版社

1022751

林巧稚传

马雨农 王武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门头沟胶印刷厂印刷

新华社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排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235 千字

1985 年 6 月第一版 1985 年 6 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3,500 册

统一书号: 10263·059 定价: 1.40 元

出版说明

在《林巧稚传》和读者见面的时候，有几点说明如下：

（一）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院、中共厦门市委等单位的领导方面的大力支持；协和医院妇产科党组织和许多医务人员，林巧稚大夫的亲友，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现一并感谢。

（二）本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特约光明日报记者马雨农、王武撰写。由一九八三年夏天开始采访，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完成初稿，历时约一年半，两位作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三）本书一至二十九节，由王武撰写；三十至六十一节，由马雨农撰写。马雨农协助作了一部分编辑工作。

光明日报出版社

目 录

一	“巧稚”的由来·····	(1)
二	家世·····	(5)
三	启蒙·····	(9)
四	埋下学医的种子·····	(14)
五	母校与师长·····	(18)
六	选定了目标·····	(22)
七	不欢而散的午餐·····	(26)
八	特殊的试卷·····	(31)
九	起跑线上·····	(36)
十	学海竞舟·····	(39)
十一	父亲去世·····	(43)
十二	文海奖·····	(47)
十三	选择了妇产科·····	(53)
十四	住院医·····	(58)
十五	月是故乡明·····	(63)
十六	“蒲尔菲森”型妇女·····	(68)

十七	“玉石”	(74)
十八	故都沦陷前后	(79)
十九	在芝加哥	(87)
二十	可爱的家	(91)
二十一	第一个中国籍女主任	(94)
二十二	不为良相，当为良医	(99)
二十三	端午节	(105)
二十四	迷朦的憧憬	(109)
二十五	希望在破灭	(113)
二十六	倾心育人	(116)
二十七	站在“住院医”一边	(120)
二十八	重振旗鼓	(123)
二十九	去留之间	(127)
三十	政治与我无缘	(134)
三十一	“念林”	(138)
三十二	总理夫人的电话	(142)
三十三	“为人作嫁”	(147)
三十四	政治叩响了房门	(152)
三十五	市长的家宴	(156)
三十六	善道在哪里？	(161)
三十七	心灵的门窗启开了	(166)
三十八	心地坦荡	(171)
三十九	当家作主	(177)
四十	奠基人	(185)
四十一	普查普治	(189)

四十二	骨肉情·····	(194)
四十三	胆识与勇气·····	(198)
四十四	农村多么需要我们·····	(202)
四十五	心中的色谱·····	(207)
四十六	负责到底·····	(215)
四十七	生命的天使·····	(222)
四十八	会见斯诺·····	(229)
四十九	周总理的关怀·····	(234)
五十	姨外孙女的婚事·····	(241)
五十一	早写的遗嘱·····	(245)
五十二	大夫有大夫的道德·····	(248)
五十三	悲伤的日子·····	(254)
五十四	人民的心意·····	(258)
五十五	找到了那股精神力量·····	(264)
五十六	志在高峰·····	(272)
五十七	心底无私·····	(275)
五十八	余年乐事·····	(281)
五十九	火热心肠·····	(285)
六十	泰斗·····	(289)
六十一	春蚕到死丝不尽·····	(295)

一 “巧稚”的由来

在福建省厦门市的西南方，隔着美丽的鹭江，有一座不到两平方公里的椭圆形的小岛。浪花簇拥，青山绿树，环境幽雅，那就是举世闻名、素有“海上花园”之称的鼓浪屿。远远看去，它就象一座小巧玲珑的山水盆景，飘浮于万顷碧波之上。终年常绿的茂密的林木中，矗立着一幢幢色彩多样而又形状别致的崇楼杰阁和精舍别墅。随着地势起伏而修筑的柏油小路纵横交织，把小岛分割得井然有序。

小岛上有一座龙头山，山的高处就是著名的游览胜地日光岩。日光岩，奇峰突起于岛中。登上峰顶鸟瞰，厦门和鼓浪屿鳞次栉比的建筑物，两岛之间的厦鼓海峡，周围海上星罗棋布的小岛，尽收眼底。天风浩浩，海浪滔滔，令人心旷神怡。由此沿着山麓朝东南方向缓缓下行，就到了港仔后。港仔后有柔软的沙滩，是海滨天然浴场。浴场旁边生长着一株株粗壮的棕榈树，还有其他苍翠蓊郁的高大的乔木。

就在这日光岩和港仔后之间，两条柏油小路形成丁字形交叉的地方，矗立着一幢依山而建的三层小楼。它那长方形的屋顶，两头各突出一块，呈八边形。由于滴水檐的四角有四个鳄鱼形的出水口，人称鳄鱼楼；又因为它的屋顶上斜放着一个绘有八卦图形的顶盖，人们还叫它小八卦楼。

小八卦楼，背靠山坡，院墙的北门和东门各临一条柏油小路。从山脚下进东门，是一个布满花草的院落，从这里可以进入楼的

底层；从山坡上进北门，可以敲到三层楼的窗户。夜阑人静，楼中的主人能隐约听得见海浪柔和的絮语，枕着涛声入睡；而在晴朗的白天，登上楼顶远眺，那蔚蓝的、波光耀金的大海，海上的点点渔帆和盘旋在水中的水鸟，让你感到这是一幅巨大的生机勃勃的海上风光画。

这一天，小八卦楼的主人林良英，外出散步，走在回家的路上。冬天的夕阳，洒下了桔红色的柔和的光辉，使他那魁梧的身材在地上留下了长长的影子。他掏出一块老式的怀表，看了看，时针已指向五点钟，该吃午茶了。吃午茶是英国人的习惯。曾经在海外英国人办的学校念过书、教过书的林良英，也养成了这种嗜好。每天下午，当他翻译一些文稿，感到头昏脑胀时，便到海边去散散步。回家时，妻子已经把午茶准备好，他吃罢再继续工作。

但是，今天，当他走进饭厅的时候，餐桌上却没有红茶和点心，不见妻子的面，厨房里也是盆凉灶冷。怎么回事？正当林良英感到突然和不可理解时，楼上传来了婴儿的响亮的哭声。他急步跑上楼去，小心地推开了住室的房门。他看见：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躺在妻子脚下，大声地啼哭着，瘦瘦的小腿儿踢蹬着，小脚丫儿和粉嫩的小脸蛋儿冻得发紫。林良英赶快走过去，俯下身，给孩子包裹好。然后，解开上衣的纽扣，把孩子轻轻地搂在怀里。

哭声停止，室内宁静。

林良英走到妻子面前。他那带有短髭的嘴唇撇着，眼里流露出责备的目光。

妻子静静地躺在床上。苍白而疲惫的脸上，掠过一丝歉疚、自责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情。她叹了口气：“哎，咱们这么一大堆孩子了，她来的真是多余！还是个女的！”

“女的也是不可少的嘛！”信奉基督教的林良英不以为然，“当初如果只有亚当而没有夏娃，怎么能有今天的世界呢？你自

己不也是女的吗？”

也许这句话触动了妻子心灵上的伤口，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挣扎着，终于顺着耳根流到了枕头上。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屋里一片沉寂。林良英能够听得见怀表在衣袋里铮铮作响。

还是妻子先开了口：“要是她早来几年也好，眼下，大闺女都快出嫁了，我，我还——哎，多让人家笑话！”

“这有甚么关系！”林良英抱着孩子在屋子里踱着步，低头亲了一下女儿的稚嫩的脸蛋儿，又道，“不管怎样，这是上帝赐与我们的，我们要把她抚养好，奉献给主！噢，对啦！你不是信佛的吗？佛教也是爱惜生命，反对杀生的嘛！”

他说着，轻轻地把孩子送回妻子的身边。婴儿吸吮着母亲的乳汁，甜甜地入睡了。

妻子沉思着，自语道：“兴许是命里注定的吧！好多年没孩子了，怎么又偏偏怀上了她！”

“是啊！这是上帝的意志！你忘了？前几年你得了一场大病，快断气了，棺材都准备好了。是我不忍心，又去摸摸你的胸口窝，觉得还有点热乎气，才没让人家把你往棺材里抬。说也怪，你慢慢又缓过来了！要不然，还能有她吗？”

“说也是，去年道台要去南洋巡视，让你跟着去做翻译，你病了，没去成，这才有了她，巧了！”

“巧了，真是巧了！”林良英重复着妻子的话，一边踱着步，一边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大女儿、二女儿的名字：“款稚，预稚……”

他突然停下来，对妻子说：“咱们这三女儿来得这么巧，就叫‘巧稚’吧，好不好？”

妻子在床上点点头，嘴角掠过一丝满意的微笑。

林巧稚——这个和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名

字，就这样诞生了！

林巧稚——这个曾经用她的双手，把千千万万个小生命迎接到世上的卓越的妇产科专家，就这样来到了人间！

这一天，是一九〇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农历辛丑年十一月十三。

二 家 世

林巧稚的祖籍在厦门市郊。祖父是种田的农民，有一个小小的宅院，几间简陋的茅舍。

据老人们说，他们的祖上，曾经请风水先生看过宅子。风水先生把这破破烂烂的院落扫视了一周，闭起眼睛咕咕哝哝地背了几句判定阴阳宅的卦辞，然后皱起了眉头，说：“这个宅院的风水破了，有三个金马驹子从院子里跑出去了，财气空啦！你的后代得象那马儿一样，到外边去谋生，才有出路。”

这个先辈口中的传说，荒诞、离奇，纯属迷信，但是，却也反映了清朝末年厦门一带农民的苦难生活和他们的愿望。

厦门，是我东南沿海的一个岛屿。唐代始开拓，明初在岛上建城，称“厦门城”。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以此为根据地从事抗清和收复台湾的事业，改名“思明州”。清康熙十九年在厦门设“台厦兵备道”。辛亥革命后曾在此设福建军政府厦门分府，后又改为思明县、思明州。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在厦门设市，沿用至今。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厦门也被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为了支付巨额赔款，为了满足反动统治阶级奢侈腐化的生活，清朝统治者加紧剥削人民。当时厦门一带农民的赋税比以前增加了二、三倍，许多人贫困破产，背井离乡，到南洋去谋生路。

林巧稚的祖父，早年丧妻，身边只有幼子良英。年成不好，

税收又重，家里连个缝缝补补，洗衣服、做饭的人都没有，父子俩如何生活下去？祖父只好带着不满十岁的良英，搭上一艘顺路的船，远涉重洋，到了新加坡。他把良英送进一所英国人办的公立学校住校，自己外出去做苦工。四处奔波，终年浪迹。他无法照顾儿子，只得把良英委托给一个把兄弟关照。（若干年后，良英父亲因患橡皮腿症，不幸死在异乡）

这个“把兄弟”待良英不错，经常接济他，使他在这所十年制的学校毕了业，后来又把良英收为养子。

良英十九岁那年，受养父之命，回到家乡（即今厦门禾山）看望他尚未见过面的养母。

良英的养母，是一个颇有能力的南方农妇，守着一份家业，独立地生活了好多年。她的家境，比林良英自己的家要好得多，可惜没有孩子。见林良英来到身边，她煞是欢喜，心想，自己后半生毕竟有了依靠。她忙着托媒人，给儿子张罗婚事。不久，就给良英找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姑娘，成了亲。

她象封建时代的许多婆母一样，对待儿媳妇严厉而刻薄。良英的妻子终日劳碌不得歇息，就是怀孕时也要下田去插秧。晚上，妻子向良英诉说难以忍受的痛苦，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林良英爱自己的妻子，同情她的境遇。他在国外受过民主思想的教育，对养母的这套做法很不满，但又没有勇气去冲破旧礼教的重重束缚。苦恼之中，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妻子带到鼓浪屿去，两个人独立生活。

妻子当然愿意，但又有几分担心：“到鼓浪屿能找到事情做吗？”她问良英。

“能啊，能！”林良英肯定地回答。

中外交往的频繁，使英文成了时髦的东西；来往的公文、信件需要翻译；想学英文的富家子弟也急于找英语老师。这些工作，

林良英都能胜任。

“马儿要跑出去觅食，人要走出来谋生。”真好象是应了林家祖传的这句话，林良英带着自己的妻子，登上了驶往鼓浪屿的舢舨。

林良英和妻子在鼓浪屿租了一间房，从此就住了下来。两个人象摇着一叶扁舟，在茫茫无际的生活海洋里，开始了独立的航行。

鼓浪屿，宋元时称为“园沙洲”、“园洲仔”。在这个小岛的西南海边，有块巨大的、因海水侵蚀而形成个竖洞的岩石。每逢涨潮，波涛击石，声如擂鼓，此石被称为“鼓浪石”，明代以后此岛也被人称作鼓浪屿了。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接踵而来。厦门既已成为通商口岸之一，和它仅隔一条鹭江的鼓浪屿也逐渐充满了“洋”味。挂着各种文字招牌的银行、洋行，顶着十字架的、有着尖屋顶的基督教教堂，一个个矗立起来。港湾里停泊着挂有星条旗、米字旗、太阳旗以及许许多多异国旗帜的轮船。官府要和这些洋人打交道，没有翻译是不行的。懂得英语的林良英为官府翻译来往信件、公文，有时也走上船去帮助交涉贸易，更多的时间去当英文家庭教师。

正当林良英张起事业的风帆顺利前进的时候，他在新加坡的那位养父，突然去世了。做水果生意的养父，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店铺，没人支撑。他在新加坡的妻子，虽然也生了儿女，但是都还年幼，不会经营。于是，来信让良英火速前去帮忙。

林良英带着妻子和儿女到了新加坡。他起早贪黑，惨淡经营，帮助干了好多年，生意日益兴旺。这时，他那新加坡的弟妹们，也渐渐长大。财产归谁的问题，摆在了面前。亲属们怕林良英占了这份相当可观的财产，要置他于死地。

林良英是信奉上帝的虔诚的基督徒，不愿看到家庭内自相残

杀的悲剧。他与妻子商量，决定返回祖国。他相信，凭自己的勤劳的双手，照样可以创出一份新的家业。

不久，他们全家回到了鼓浪屿。

回归故里后，林良英仍然作翻译和教学的工作。有一年，美孚石油公司要在鼓浪屿兴建油库。林良英承包这项工程，赚了一大笔钱。那时候，他已经有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有收养的）。他要为子女们留下一份产业，就购了一处宅院。为了交一个好运，在盖楼的时候，就在那楼顶上放一个八卦图的顶盖，这就是小八卦楼（即现在晃岩路 47 号）。

后来，他还做过清朝地方政府的文书、翻译之类的小官。至今，林巧稚家中还保存着林良英穿着清朝官服、戴着圆顶官帽的照片。

林巧稚的父辈，林巧稚的家庭，就是这样从苦难的生活中挣扎过来的。

三 启 蒙

一九〇三年五月一日，鼓浪屿沦为外国的公共租界，从此就被人称为“万国公地”。这座小岛简直成了世界房屋建筑的“博览会”。在这里，不用看门上的牌子，只凭建筑风格的差异，就可以分辨出，哪里是英、德、美、意、荷、葡、西……各国的领事馆，哪里又是不同国籍人家的别墅和住宅。

岛上一切都“洋”化了。高高耸立、顶着十字架的，是洋人的教堂；绿草如茵、筑有围墙的，是洋人的球场；港口里停泊的，是洋人的船只；灯红酒绿的，是洋人的舞厅和俱乐部；统治这个岛屿的，是洋人控制的“工部局”（相当于地方议会）。这里，完全成了洋人的天下！

林巧稚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特殊的环境里，不能不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受到特殊的熏陶和教育。

在诸多的影响林巧稚成长的因素中，有一个不应回避的问题，那便是宗教。

一八四二年二月，美国归正会和公理会的传教士就来到了鼓浪屿。此后，各国教会人士纷至沓来。

林巧稚的父亲早在新加坡念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他们一家后来也都入了基督教公理会。林巧稚所受的启蒙教育，可以说是从教会活动开始的。

礼拜日被称为“主日”。大人们上午到礼拜堂去作礼拜。三、四岁的小巧稚，就被带到教堂里来参加“主日学”。在教堂的一

间屋子里或空地上，她和许多教会家庭的小朋友一起，由一个教友给他们讲解那一张张印着圣经故事的小画片。

圣诞节，也是她和许多教会家庭的孩子所盼望的日子。她小时候总觉得一进十二月，喜庆就接踵而来。刚刚吹灭了生日蛋糕上的烛火；又看到家里人开始用松柏枝扎圣诞树了。圣诞树的枝叶间挂满了给孩子们礼物，小巧稚可以高兴地拿到一份。午夜时分，信徒们互报佳音，好象牧羊人听到天使在空中预报的喜讯：耶稣就要降生了！于是，歌声顿起。她听见哥哥姐姐们随着琴声唱起了圣诗。

小巧稚虽然听不懂词意，但她喜欢那悠扬的琴声、优美的曲调。她对音乐的喜好，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鼓浪屿的春天来得格外早。从春分这个节气算起，月圆后的第一个礼拜天，又是一个基督教的节日——复活节。教义上讲，这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死而复活的一天。每到这天夜里，教徒们又要披衣起床，互报“佳音”。但年幼的林巧稚，真正感兴趣的却是次日大人们送给他们的一种很有意思的玩具——一个雏鸡模型，或者是自己到院子的某个角落里，找到藏在那里的外壳染了红颜色的鸡蛋。鸡蛋、雏鸡，这都是生命的象征，谁得到它们，就意味着“发现”或“得到”了生命。

一九〇六年，林巧稚五岁的时候，就被送进了英国人办的幼稚园。

当中国自办的幼稚园还寥若晨星的时候，传教士为了训练中国儿童的宗教意识，已经把这种发源于欧洲的幼儿教育制度带到中国来了。林巧稚新上的这个幼稚园，就是教会在当地办得最早的一个。主办人是传教士韦爱利牧师的夫人，人称“韦师母”。幼稚园分成两个阶段：四、五岁的小孩入幼稚园；上一、二年之后，入蒙学堂，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一、二年级。

在幼稚园里，小朋友们学一些简单的知识，但更多的是唱歌